



莱·曼·女·性·文·化·书·系

宗教与女性

■ 谭桂林 著



作家出版社

宗教与女性

□ 谭桂林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与妇女/谭桂林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8

(莱曼女性文化书系)

ISBN 7-5063-0967-X

I. 宗… II. 谭… III. 宗教-关系-妇女 IV. ①D44②B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4533 号

宗教与妇女

作者:谭桂林

责任编辑:王 圻 杨 葵

装帧设计:张 梅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有色曙光印刷厂印刷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092 1/32

字数:175 千字

印张:7.5

版次: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5063-0967-X/I · 958

定价:8.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写在前面的话

妇女研究，作为一门真正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在西方也不过几十年的历史。它的产生、发展，与西方女权、人权运动有着深刻联系，且随着社会的变化，也不断变化着。当“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诸种思潮在西方学术舞台此起彼伏的时候，中国文化界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大多还停留在感性的直观上。与不断变化的中国妇女现状相比较，我们的学术追踪，显然是缓慢的。正是基于这一现状，我们的几位学人，在这里开始了一次有趣的跋涉。妇女研究，是一门很难独立的学科，它本身所覆盖的精神空间，差不多跨越了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这也恰恰使我们的当代学人，从另一个角度上，丰富了对东方文化自身的认识。东方人对妇女问题的现代意味的阐释，其参与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至少提供了一种西方人所少有的精神视角。

中国文化中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早在几千年前就大致形成模式，且对东方诸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妇女的命运来看东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可做的探讨显然很多。晚清以来，许多文人已逐渐意识到妇女解放问题，到了“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呐喊，把女性解放问题提到了很高的文化层次上。如今翻看“五四”先驱者们的遗著，亦可听出那呐喊声音的纯净、真诚。直到今天，它对文化人的影响仍十分深远。

但“五四”时期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大多杂糅在“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等问题里，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只是近些年来，门户得以开放，留学人员增多，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渐成风尚。随着西方诸种思潮的影响加大，中国的妇女研究已提到了日程上来。近些年来我们在社会学、女性文学批评等领域出现的成就，说明妇女研究的条件已开始走向成熟。

本套丛书是东方文化人对东方妇女乃至世界妇女生存现状、文化现状的一次透视。东方人自然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以一种新式逻辑秩序向传统挑战——不管西方理论怎样变来变去，对东方人来说，世界的存在是可以通过知识的归纳与事实的顿悟而抵达本质世界的所在的——虽然它缺少所谓“体系”与“主义”，但这是几代东方人用生命所结成的智慧之果。人们在这些多彩的理性世界里，可以谛听到有关东方妇女的奇妙的声音。我们相信，本套丛书无论在史料还是理性的思考上，均会给人们带来一种新奇与愉悦。

这是一次美好的合作。我们的七位女作者和三位男作者，以各自特有的敏锐与智慧，探入各自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将他们真诚的生命足迹留在了这套丛书里。我们要感谢作家出

版社为这套丛书的顺利出版所做的诸多努力；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北京莱曼实业有限总公司的总经理杜文彬先生，他是一位非常有眼光的现代企业家，曾多次支持和赞助国内的文化事业，正是由于他的关心和鼎力相助，才促成了这套丛书的问世。

《莱曼女性文化书系》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这套丛书也将为 20 世纪中国妇女文化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王 绯 孙 郁

1995 年 7 月于北京

目 录

引 言	(1)
创世神话中的女性崇拜	(5)
宗教起源与神的两性兼体	(18)
原始宗教奇观：奥林匹斯的女神谱系	(30)
世界各大宗教的妇女观	(43)
天国乐园中的女性乌托邦	(59)
宗教起源与发展中的女性力量	(73)
宗教史上的女巫现象	(87)
宗教史上的女性修行.....	(101)
宗教禁忌与女性生理.....	(117)
世俗女皇与教会的政治角逐.....	(129)
宗教经典中的女性形象.....	(142)
宗教文学与女性作家.....	(158)
西方女权运动与宗教改革.....	(178)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妇女启蒙.....	(193)
当代女权主义神学及其影响.....	(206)
结语：走向和谐之路.....	(223)
主要参考文献：	(230)

引 言

宗教与女性的关系千丝万缕。这不仅仅是因为在世界上有大约百分之五十的教民属于女性，或者说在宗教传说覆盖的势力范围内，女性人口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是因为，无论在宗教的起源，还是在宗教的发展方面，女性都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早在远古蛮荒时代，当人类的初民们还居住在洞穴里，以树叶蔽体，以燧石取火的时候，人们便从女性的伟大的生殖力那里得到了启示。大地一次又一次的冬去春回，草木一次又一次的开花结果，日月一次又一次地沉落上升，这与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孕育着新的生命何其相似！初民们从这种相似中感受到了一种神秘的恐惧与喜悦，他们意识到女性的伟大生殖力是与上天的意志相通的，母亲使得种族繁衍绵延的伟力代表着神的旨意。所以，在洪水、地震、灾荒、雷电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时代，生命力脆弱的初民们一旦萌生祈求天神保佑的观念，他们便自然赋予他们心目中的神以女性的形象，这就是女神崇拜——原始宗教的产生。流传迄今的那么多美丽的创世神话，都以女性作为中心，这说明女神崇拜在各民族的宗教起源中几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然而，女性崇拜毕竟只是母系社会的产物，当人们在同自然的斗争中愈来愈有经验，生命力也愈来愈强壮时，女性的重要性便相对减弱了，代之而起的是父权社会的诞生。男人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宗教，因为，男人们在同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已经有了富余的精力，他们不仅要解释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以及风雨雷电这些自然力的由来，而且要进一步诘问自身的究竟了。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对人类本体的基本关怀将人的精神与肉体劈成两半，精神蓦然升华，向着人的终极归缩与最高理念探求。于是，天父的形象诞生了。天父或者是创世主（如耶和华），或者是先知（如穆罕默德），或者是先觉者（如佛陀），他们无论被称作什么，实质上都是人类最高理念与终极实在的象征，好象暗夜中的一盏明灯，指引着迷途的羔羊返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当然，由泛神转变为一神，由自然力崇拜转变为最高原则与理念的恪守，这种真正具有神学意义的宗教的诞生，根底里还是父权建立之后社会杀戮掠夺、动荡不安的现实的反映。因为随着父权而来的是私有制的兴起，社会开始以家庭为轴心而运转，这种私有制度把社会成员创造的财富划归为个人拥有，从而极大地刺激了人类本性中的贪婪与占有欲。部落与部落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争夺残杀，永无休止。所以，在现存的那些宗教经典中，很少不是浸透着血腥、充满着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由男子所创立的各个宗教，必然地就具有男子中心倾向。女神崇拜的流风余绪虽然还残存着，但各种宗教的经典几乎都是按照男性的观点与利益，把女性散放在他们所乐意放在的位置上。当代神学与妇女问题专家 D·L·卡莫迪博士说，世界各大宗教在妇女问题上都有可疑的历史纪录，指的就是各种宗教与生俱

来的性歧视现象。

今天来看，在妇女的社会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塑造中，确实仍然保留着许多来自宗教的东西，因为几千年来，妇女们一直顺从地恪守着男人们为她们立订下的行为规范，一直安份地充当着男人们愿意她们充当的角色。尤甚的是，由于宗教以想象、直观与体验的方式与神融为一体，它与妇女的好幻想、重情感、神经脆弱、感官灵敏的生理心理特征较为吻合，妇女往往是以一种难以想象的热情，成为以男性为立法者的宗教的虔信者。而妇女本身的苦难以及宗教教义许诺给妇女的解脱前景，使得妇女教徒的虔诚无论哪一时代，都比男性教徒要狂热、坚贞得多。宗教对妇女生存的影响直灌人心，深入持久。所以，世界上对于女性的各种性歧视现象，表面看来好象是社会、法律之不公造成的，实际上则是与隐藏在习惯背后的宗教观念的制约息息相关。这种宗教观念的制约，在以宗教立国的民族（如犹太、穆斯林以及一些基督教国家）是如此，在那些并不以宗教立国的民族（如中国）也概不例外。正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性，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些女权主义神学家在研究宗教与女性的关系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她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宗教经典教义的重新阐释与理解，以帮助妇女坚强起来，培育、发展和具有一种自豪感，使她们确信女人的力量。她们把地母与天父同样处在中心地位，强调天父或者先知赋予了妇女至少和男人同样的力量与信心。为了减轻历史上长期的父权制造成的不平衡，她们还勇敢地提出并坚持着女权主义的上帝论和担任教职方面的女权主义的优先论。以上种种说明，那些着手研究宗教与妇女关系的女权主义者们，其侧重点在从理论上对传统神学观念进行抗争。

本书对于宗教与女性问题的研究，将另辟蹊径。除了在必要的时候涉及到神学理论，本书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通过探本溯源，索隐抉微，以翔实的资料展现出宗教史上妇女与宗教究竟有过哪些关系。考察的对象包括宗教传说，宗教经典，宗教文学以及在宗教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故事。从卷帙浩繁的典籍中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来，这是相当艰难的，但也是饶有趣味的。因为从这种宗教史的考察中，我们企盼着能够为读者提供一幅有关宗教与女性问题的社会风俗画卷，画卷中有繁花似锦的春日，也有风刀霜剑的凛冬，它能让你为古代祖先的聪慧与幽默莞尔一笑，也能使你为古代宗教中的无数先贤面对女性时所显示出的愚昧与残忍而扼腕叹息，陷入沉思……我们也注意到，世界各地的宗教，都有自己的渊源与传统，与女性所发生的关系也随自己的传统与渊源而各具特征，不能一概而论。因而在具体论述中，本书将以中国的宗教历史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一者，中国的宗教传统一向与女性关系密切，代表着东方宗教的特征，与西方宗教传统既有相通之处，又恰恰能当作参照背景，二者，尽管妇女神学在西方学界与宗教界已经蓬勃兴起，但在中国，对宗教与女性关系的研究尚是一片空白。本书的目的即在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料和启示。

创世神话中的女性崇拜

许多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都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也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些远古神话虽然见诸于文字记载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但它们在民间口头流传的时间十分久远，因而从起源的角度看，神话传说可能比原始宗教要早，至少是同步发生，有过一段交叉影响的时代。19 世纪初叶兴起的自然神话学派，通过对古印度人、古伊朗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和古日耳曼人的神话与宗教的比较研究，指出远古的宗教信仰产生于对种种天体现象的神化，因为人们尚处于蒙昧阶段，对威力极大的风雨雷电以及移换流转的日月星辰等等天体自然现象茫然莫解，于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幻想，将这些天体物象赋以人形或兽形以解释疑团，从此产生了神话，而宗教幻想的形象也由此而来。自然神话学派在上世纪的宗教起源学说的研究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一学派执著于阐释古老的星辰神话，把宗教视为人类纯粹思冥的活动，忽略了诸如农事崇拜、祖先崇拜等活动在宗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未免有点片面，但他们以大量的资料证明了宗教起源与神话发生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对后人研究宗教史学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既然宗教起源与远古神话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我们在研究宗教与女性的关系时就不能不首先注意到各个民族创世神话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女性崇拜。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母权制氏族社会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显示着初民们心理上对于伟大的生殖力的敬畏与顶礼膜拜。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这一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生产的方式是十分简陋的，除了弓箭的发明和使用在狩猎上外，生产工具进步甚微。由于这个时期社会的生产力十分低下，生产工具极端简陋，使得依赖渔猎和采集为生的初民难以存活与发展，因而，人类自身的繁殖就成了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成了种族绵延唯一的保证。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初民们是从母亲那里确认自我身分的，男女两性在生殖过程中的共同作用尚未被联系起来认识，只有母亲的伟大生殖力成为神的意志的表现，受到对种族繁衍有着本能的关切的初民的感恩与崇拜。这种生殖力崇拜的心理与情绪推及到其他各种生产活动与社会活动中，以及对风雨雷电山川草木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进行解释的认识活动中，女性自然就占据了初民想象的中心。于是，在各个部落用于祭祀的诸多图腾中，大量地出现了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当代民族学家杨堃先生曾正确地指出这一点：

图腾是女子生殖器的象征或“同体”。图腾是妇女生殖力的象征物，图腾崇拜，乃是对女性生殖器象征物的崇拜，也是对氏族本身的“神化”与崇拜。^①

^① 《女娲考》，《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6期。

黑格尔在讨论象征型艺术时也曾指出原始人类的生殖器崇拜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普遍性：

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特别是在印度，这种宗教崇拜是普遍的，它也影响到佛里基亚和叙利亚，表现为巨大的生殖女神的像，后来连希腊人也接受了这种概念。更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这种崇拜主要地在印度得到发展，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它对埃及也不陌生。^①

中国古代母系氏族社会也同样存在女性生殖器崇拜的现象，郭沫若早在几十年前就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引经据典考证出“妣”本为女阴的象形字，“祖”为男根的象形字，因而上古以来的崇拜妣祖，说明中国的远古初民曾先后实行过女阴崇拜和男根崇拜，由此才发展出对女性和男性祖先的崇拜，以及一切神道设教。^②近些年来我国几处原始社会遗址出土的文物已证实了国内学者的这种推断。如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出土的人像彩陶壶，在器表上塑绘有一个裸体女像。其头面在彩陶壶颈部，器腹部为身躯部位。女像乳房丰满，用黑彩成乳头。夸张捏塑的女阴，又用黑彩勾勒出轮廓。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出土有多件个体红陶女塑像的裸体部位。这些出土的裸女塑像在造

① 《美学》，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3 卷上册，第 40 页。

② 《释祖妣》，《甲骨文字研究》，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

型特征上极力突出怀胎育儿的肚腹，同时将视线凝聚到女阴部，产生了突出新生命门户的效果，生动地记录了我国远古先民实行女性生殖器崇拜的现象。

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曾说，人类最初级的宗教是对“灵”或“精灵”的信仰。原始人由于浑沌未开，对于他们自身以及所熟悉的同类们常遭遇的种种异象，如梦境、幻觉、疾病乃至死亡，感到困惑莫解，对于他们自身以外存在着的日月星辰，草木花果的活动变化也感到神秘奇怪，于是断定有一种形体极微小与人同形同貌的东西寄寓在人体之内，主宰着这一切。这个寄寓在人体内的东西就是原始人的所谓“灵”，由这一灵的信仰生发开去，则花开叶落的活动是因为草木“有灵”，星转斗移也是因为日月有灵。随着观念的转为繁复，“灵”的观念逐渐由精灵溶化为神祇。精灵与神祇是与人同形同貌的，因而，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当初民们用精灵和神祇来解释一切大自然的神秘现象时，他们所喜爱的精灵与神祇便毋庸置疑地都选择了女性。

根据袁珂先生的考证，原始氏族社会母权制的晚期，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这时已是神话发展的阶段，因为这个时期产生的神话，已经有了“人格化的神灵”的概念，而不是像原始社会前期神话那样只是有生命有意志的活物。而这些已经人格化了的神祇，也就是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所说的“大主宰”，“并非男性，而是女性”。这种女性神崇拜现象为诸多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而证实。如小亚细亚沿海地带、爱琴群岛、巴尔干半岛、法兰西、英格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等地发掘出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女神雕像，而男性雕像则仅偶有所见。

至于已经通过口头或文字流传下来的母系氏族社会中的

神话，能够展现女性神祇瑰丽姿彩和女神崇拜倾向的资料就更为丰富与翔实。如印度古代神话中，女神曾是极为让人醉心的主题，一些美好洁净的自然景观被赋予以女性性别，其中有雪山女神、黄昏女神、银河女神等等。她们各具有特定的超自然之力，或统摄一定的范畴，受到民间的崇拜。如萨拉斯伐底（Sarasvati）女神，她是闪电和雷鸣的女儿，她授与人类以灵光，把直觉的喷泉和创造力倾注于人类意识之中。有的女神活动被后世演化为十分美丽动人的传说，如银河女神的传说，银河女神即恒河女神，相传远古时期，一国王因无嗣而日夜愁苦，后来祈求大神湿婆赐子。时隔不久，一王后果然生一子，另一王后却生一苦瓜状之物。国王欲弃之，忽然得到神启，要他将其中之籽分置于盛有奶油的六万个容器中，便可得到六万个儿子。国王遵照神启而行，果然应验。只是这六万个儿子出世后个个力大无穷，惹事生非，使三界生灵不得安宁，后来这六万个儿子被一苦修行者目中射出的神光化为灰烬，若干年后，国王的玄孙即位，为了超度这六万列祖而去喜马拉雅山修苦行达数千年之久，终于感动银河女神，答应下凡净化其列祖之灵。银河虽然愿意成全他的孝心，但担心大地难以承受她那降自天字的洪涛巨波。国王的玄孙便又力行苦修，终于感动大神湿婆，允诺予以襄助。于是，银河之水自苍穹而降，直落到湿婆头上，经其发间，化为涓涓细流，自喜马拉雅山缓缓而出。圣洁的河水经其列祖遭劫的地方，列祖之灵得到净化，终于升入天堂，这便是恒河在印度被敬奉为圣河之由来，也是印度民族的先民为恒河这一伟大庄严的自然现象所作的浪漫解释。

女神崇拜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远古初民对部落由来的解释与追溯。由于远古时代几乎没有便利的交通，人们拘于一域，

以为天下尽在己，因而他们在创世神话中对自我部落的起源的追溯实际上便是对人类起源的解释。目前所知最早的创世神话是苏美尔（Sumer）人留传下来的，在这个传说的最初形式中，女神 Nammu，也就是“海之神”创造了宇宙，她独力生下了天空，大地及其间的万物。加拿大极地中的爱斯基摩人也有一个叫塞德娜（Sedna）的创世女神，传说她居住在海底，她的手指变成了为爱斯基摩人生存所必需的海豹、鲸鱼及海象等各种海生动物。塞德娜的父亲杀死了她的狗丈夫（爱斯基摩人的生存与狗联系非常紧密），将她与狗丈夫养的孩子扔在海岛上，塞德娜就用她的靴子底做了小船将孩子们送走，他们有的成了白人的祖先，有的成了印地安人的祖先。古印度《吠陀经》中的吠陀女神被称作万有之母，她生育了一切创造物，而支配所有语言的女神瓦克（Vak），无需男性相助便怀了孕并且生育了创造者。这位单性生殖的女性，在《吠陀经》中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

是宇宙秩序的子宫似的根源，是神性，是通过启示传达给先知和圣者的吠陀经典——永恒不灭的话语——的作者。^①

在诸多创世神话中的女性开辟神之中，中国的女媧虽然见之于经籍的事件并不多见，但她补天造人的创世之举却被描绘得十分宏伟壮观。《大荒西经》上记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这里提到的女媧能以肠化为十个神人，已经具有女性开辟神的形象特征。

① [美] D·L·卡莫迪：《妇女与世界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38 页。